

深耕自閉症幫扶15年

香港社群多元，弱勢群體面臨各式各樣的生存與發展難題，自閉症人士便是其中備受關注卻又常被忽視的一群。現時香港學齡兒童當中，約每37人就有一人患有自閉症，這群人士多在人際相處上存在障礙，不少家庭夾在經濟壓力與觀念束縛之間，舉步維艱。坊間眾多民間善心團體默默出手相助，顧芝蓉便是深耕自閉症幫扶領域多年的資深有心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顧芝蓉創辦的顧積善堂慈善基金於早前舉行了《誰是黑玫瑰》共融表演慈善活動。

為追光者鋪就前行道路



●顧芝蓉

為誌慶15周年並向社會推廣「共融」理念，由顧芝蓉創辦的顧積善堂慈善基金於早前舉行了《誰是黑玫瑰》共融表演慈善活動。此音樂劇以1960年代為背景，透過「黑玫瑰」象徵愛心與正義的精神，並由聽障人士、輪椅使用者及SEN青年共同擔綱演出，讓不同能力人士在舞台上被看見、被理解、被肯定。

聚焦基層孩童幫扶

顧積善堂慈善基金由顧芝蓉為紀念其已故雙親而成立。機構成立之初並沒有即刻開展具體工作，真正全身心投入公益事務，要從2012年前後算起。和大多數民間慈善團體不同，她從一開始就定下獨特的運作模式：整個團隊不依賴對外籌款維持運轉，全程憑藉自身能力、資金與空餘時間開展各項幫扶工作。她坦言：「香港需要救助的群體十分龐大，長者、孤兒等不同類別的殘障人士都需要支援，資源過於分散難以做出實效。」權衡過後，她決定收窄服務範圍，將所有心力專注放在自閉症群體身上。

早年顧芝蓉便留意到海外關於自閉症的服務體系，當地相關機構已有數十年發展歷史。時至今日，醫學界依舊無法徹底解開自閉症的發病成因。「孩童剛剛出世時，家長很難察覺異樣，這也讓早期篩查變得困難。這種病症從來不會區分家庭貧富，也和父母生育年齡沒有必然聯繫，不少年僅二十多歲的年輕父母，同樣會面對孩子患上自閉症的狀況。」她說。

現今為人父母本就充滿挑戰。顧芝蓉說：「當下的育兒觀念早已轉變，家長不再沿用傳統管教方式，更願意以朋友的姿態和孩子相處，大小事都需要耐心溝通與引導。若是低收入家庭迎來一名自閉症孩童，肩上的重擔只會加倍。更令人無奈的是，許多家長一開始都無法接受現實。明明孩子外表正常，行為卻異於常人，多數人要經過整整一年時間，才願意正視孩子的狀況。」

2014年，香港特區政府設立了專門的幫扶配額，但政策規定只有每月總收入低於15,000港元、家中有自閉症孩童的家庭，才能排隊申請政府資助的特殊學校學位。在顧芝蓉看來，這個收入門檻設定得過於嚴苛。不少月入一萬五至兩萬五港元的中產家庭，同樣負擔不起私立特殊機構的高昂學費，亦被隔絕在官方援助之外。為了彌補這部分資源缺口，她牽頭聯合相關機構推出專項培育計劃，自掏腰包為這一群夾心階層的孩童提供學習機會，「項目原本計劃招收一百名零基礎學員，主要針對一兩歲的幼童開展早期評估與干預。」她為項目定下明確目標，孩子三歲入讀課程，接受三年系統培育，爭取在五歲時順利融入普通學校就讀。

就在培育計劃穩步運行之際，香港推行融合教育政策。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可以直接進入常規校園就讀。政策的轉變，讓顧芝蓉規劃的專項培育項目失去了原有定位，反覆考量之後，她決定叫停這

項運作多年的計劃。不過她並沒有放棄已經入讀的孩童，依舊持續提供資助，陪伴他們一路就讀小學。隨著一屆屆學員陸續畢業離開，這項專門針對低齡自閉症孩童的項目才正式落幕。「公益不是無限期的供養，而是依靠教育幫助孩子改善狀況，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方向。」她說。

調整方向重點幫助成年群體

新冠疫情來襲，線下課堂全面暫停，這也讓本就步履維艱的公益工作再遇重挫。不少孩子平日更鮮有機會走出家門，接觸外界環境。對此，顧芝蓉也曾嘗試推出暑期活動項目，撥款資助十多間機構，為長期困在狹小居所內的自閉症孩童安排課餘活動。可後續跟進工作時她卻大失所望，部分機構只是簡單從網絡平台採購廉價玩具與積木應付了事，並沒有用心設計活動內容。接連的不如意，讓整體幫扶服務足足停擺了三四年時間。

沉寂過後，一次機緣讓顧芝蓉重新找到前行方向。她決定將服務重心從低齡孩童，正式轉向成年自閉症群體，並與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等院校開展深度合作。這類學校能夠獲得政府撥發的學費補助，但不負責學員畢業後的出路。不少自閉症青年完成學業之後，因為社交能力短板，始終難以踏入職場獨立生活。針對這一痛點，顧芝蓉牽手校方搭建實習平台，安排畢業學員走進茶餐廳等不同場所體驗工作。她說：「我希望藉由一階段的實訓，讓年輕人真切認識職場環境，掌握基礎謀生技能，一步步實現生活與經濟的雙重自立。」

經過數年運營，這套實習模式收穫了亮眼成效。過往當地自閉症青年畢業後，往往只有寥寥數人能夠成功找到工作，如今參與項目的畢業生，已有半數順利受聘。在她眼中，學員自身的能力從來不是就業路上最大的阻礙，真正的難題來自部分家長的觀念。不少父母心疼孩子工作辛苦，一味溺愛不願讓孩子外出打拚。他們忽視了最現實的問題，長輩終有老去的一天，孩子遲早要學會獨自面對生活。經過多年引導與溝通，現在越來越多家長理解了這份用心，紛紛懇請相關實習項目能夠繼續辦下去。



●顧芝蓉(中)在此前舉行的共融活動上。



●顧積善堂慈善基金與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等院校開展深度合作。

盼打破社會偏見 助弱勢群體獲平等機遇

談起大眾對自閉症群體的印象，顧芝蓉直言社會上始終存在不少誤解，「自閉症人士並非能力低下，他們確實不擅長人際交往，但部分在學業方面反而常常展現出過人天賦。不少人憑藉自身努力考入香港大學等高等學府並順利畢業。因為性格與能力特點，他們大多會選擇會計這類無需頻繁溝通的專業。」她說。對於香港大力推行的融合教育，顧芝蓉表示：「讓有特殊需要的學童和普通孩子一同在校學習成長的這一理念充滿善意，但落實到現實校園當中，各類問題接踵而至。不少普通學生的家長擔心自家孩子的學習進度被拖累，成年人都難以做到全然包容，要求年幼的孩童互相體諒接納，更是難上加難。」

風雨兼程，顧芝蓉見過無數困境，也收穫過無數溫暖。她坦言香港的醫療與社會支援體系，在全球範圍內已屬完善，但面對龐大的自閉症群體，各方力量依舊顯得單薄。她期盼整個社會能夠放下歧視與偏見，給予自閉症人士更多理解與平等的發展機會。



●由顧積善堂慈善基金會贊助的2025聲途啟航計劃旨在幫助患有聽力障礙的自閉症人士及其家庭。

93歲畫家梁兆強：立志開心畫過百歲 活出人生的虹彩



●畫家梁兆強與他的作品《少女人像》系列。 記者陳藝攝



●畫室中的畫友捕捉下來梁兆強(中)專注畫畫的一幕。 記者陳藝攝

拎起沉甸甸的油畫箱，鋪開大大的油畫架，潑灑艷麗的色彩，揮舞自由的筆觸，這便是93歲本地畫家梁兆強的日常。彩虹因七色並存而美麗，人生亦同。在香港人口老化、並作為全球人口最長壽地區的今天，以耄耋之歲仍活躍於畫室的梁兆強，用他的畫筆和熱情，生動地詮釋了何謂「活出人生的虹彩」。在早前華夏藝風堂舉辦的中西詩書畫會眾藝展中，他的兩幅《少女人像》作品悉數亮相，從作品中可見他的畫風頗為天真爛漫，揮筆用色更是豪邁奔放。梁兆強1933年生於香港，曾師從陳海鷹、馬家寶，偏好人物繪畫，現為華夏藝風堂的資深會員。1950年代初，他開始習畫，中年起則專注於油畫。

畫畫讓人開心開朗

畫畫是梁兆強的畢生之樂。1950年代，年輕的梁兆強遇到了畫家陳海鷹，跟其學習油畫。他回憶，當時上夜校很昂貴，後來他早早扛起生計，但對畫畫依然念念不忘。工作之餘，他每個星期都去看畫家馬家寶畫畫，在一旁觀察老師的速度與變化，幾乎每周都如此堅持。從二十幾歲到如今，無論生活

起落，在漫漫七十年的歲月中，梁兆強從未完全中斷對繪畫的熱愛。如今，他依然活躍於模特寫生及速寫領域，受訪時談起繪畫，老先生依然滔滔不絕。

梁兆強至今保持規律的生活節奏：每日早上出門飲茶，有時在茶樓也會畫一下速寫；每周兩次去畫室畫畫，平日也會到街頭去畫人像寫生。相較於年輕時，如今子女均已成年，生活無憂，畫起畫來便更感輕鬆快樂。被問到畫畫最大的好處，他講得直接又貼地：「讓人開心、放鬆，畫畫也會讓人開朗，感到有滿足感。」

以色彩記錄美麗香港

梁兆強十分擅長人像速寫，短短幾分鐘便能捕捉到對象的特徵，且充滿生趣。他主張創作人像時，最重要的是「憑眼觀察」，即用眼睛去看比例、尺寸，而不要僅僅依賴工具或用手比劃。他說：「仔細觀察，觀察之後快速去畫，覺得哪不好再進行調整。」他的大幅油畫人物寫生同樣別具一格，而且他習慣「一次過」持續畫大畫，基本兩天就能完成一幅大尺寸作品。畫友們往往在一節油畫人像寫生

的三個小時後，帶着疲乏的身軀回家，而梁兆強常常精神抖擻地接着參加另一個三小時的寫生，與新一批畫友繼續沉醉於繪畫之樂。在畫室中，畫友們親切地稱梁兆強為「梁伯」，他也幾乎是畫室中能夠連續繪畫最長時間的畫家。被問到為何有如此好的體力，梁兆強不禁笑說：「可能是天賦。」

畫室的背景往往單調，每次在畫室完成人像模特寫生後，梁兆強都會把作品帶回家中繼續創作，為人物增添背景。他尤其喜愛色彩鮮豔的景物，在展出的《少女人像》系列中，兩幅作品的背景顏色都十分鮮明，他用大面積的色塊進行對比，艷麗之餘亦別有風格，觀者亦可從中見得繪畫者飽含青春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梁兆強日常所使用的油畫箱、油畫架等工具，均為他本人親手打造。得益於早年開做木匠的經歷，梁兆強製作起繪畫用具也是得心應手。專注人物畫多年，如今在邁向百歲老人的道路上，梁兆強決定再做一個新嘗試。他笑說，接下來的七年準備開始畫風景畫，「一天畫一張風景，這樣一直畫到100歲。」他期待繼續用絢麗色彩，記錄下他眼中的香港之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